

續資治通鑑

冊
番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8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八十

起元默浯灘八月盡闕逢掩茂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度宗端明武景孝皇帝

咸淳八年

元至元九年

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乙巳元

主歸自上都

張貴既入襄陽呂文煥固留共守貴

恃其勇欲還郢乃募得死士二人能伏水中數日不

食持臘書赴郢求援于范文虎時元軍增守益密水

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樁

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

夾擊刻日既定九月甲子貴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

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

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乃舉礮鼓譟發舟乘夜順
流斷絕破圍冒進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珠劉整分
率戰艦邀擊貴以死戰拒沿岸束荻列燭火光如白
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
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
卽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
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軍得逃卒之報先
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力困且出不意與之戰所部
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珠
于櫃門關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
舁貴尸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守陴者皆哭
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祔葬順冢立雙廟祀之

（攷異）宋史忠義傳張貴之死
不繫月今從元史本紀作九月

丁卯洪天錫以端明殿學

士致仕尋卒諡文毅 辛未有事于明堂以賈似道

為大禮使禮成詣景靈宮將還大雨似道期帝雨止

升輅胡貴嬪之兄帶御器械顯祖請如開禧故事卻

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

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

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

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自是專恣日甚

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上下以官爵牢寵一時名

士以故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冬十月丙

戌元封皇子蒙古岱為安西王賜京兆為分地 癸

巳元以趙璧為平章政事 （政異）元史趙璧傳以復拜平章為十年事今從本紀 張

易為樞密副使 癸卯元初立會同館 己亥以會

稽餘姚上虞諸暨蕭山大水減其田租 丁未以章

鑑兼權參知政事 十一月馬廷鸞扼于賈似道力

辭相位乙卯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辭帝惻怛

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

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

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闥不知陛下

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旋命

提舉洞霄宮 丁卯元城光州 己巳元發兵伐耽

羅 時朝廷患劉整爲元用荆湖制置使李庭芝請

以整爲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帝從之遣永寧僧

齋告身金印牙符及庭芝書期致之僧入元境事覺

元主敕張易姚樞雜問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

人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臣實不知元主賞

整使還軍中誅永寧僧及其黨且令整移書來責執

政 元阿爾哈雅舊作阿里海牙今改奏言襄陽之有樊城猶齒

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斷其聲援樊城下則襄陽可

不攻而得元主以為然會回回創作巨石礮來獻用

力省而所擊甚遠命送襄陽軍前用之 元劉整築

新門於鹿頭山使千戶隨世昌總其役樊城出兵來

爭且拒且築不終夜而就整授軍二百令世昌立礮

簾於樊城攔馬牆外夜大雪城中矢石如雨軍校多

死傷達旦而礮簾立南師列艦江上世昌乘風縱火

燒其船樊城出兵鏖戰攔馬橋下世昌流血滿甲氣

愈壯南師退入城 十二月辛亥四川安撫使咎萬

壽遣兵攻成都元簽省嚴忠範戰敗同知王世英等

八人棄城遁遂毀其大城元以罪在主將元世英等

縛忠範至都治之罷其官 甲寅召葉夢鼎入相詔

續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 宋紀 度宗端文皇帝 二 中華書局聚

加少傅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嵯縣
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
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
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勒令休致

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春正月戊午元宿州萬戶額森布

哈舊作愛先不花今改請築堡牛頭山扼兩淮糧運不允額森布

哈因上言前宋人城五河統軍司臣皆當得罪今不
築恐為宋人所先元主曰汝言雖是若坐視宋人戍
之罪亦不免也 乙丑樊城破一攷異元史本紀作癸亥今從宋史樊被

圍四年荆湖都統制范天順及部將牛富力戰不為
衄富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
未幾阿爾哈雅以回回新礮進攻張宏範為流矢中
其肘束創見阿珠舊作阿朮今改曰襄在漢水南樊在其北

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水道斷
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珠從之初襄
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大木水中鎖以鐵絙上
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元水軍總管張禧
曰斷鎖毀木樊城必下阿珠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
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漢而出銳師薄樊城
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卽所守
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
飲血水轉戰而進遇居民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
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之歎曰將軍死於國事
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天順文虎之姪富霍邱人也

二月甲申詔爲郢州統制張順立廟荆湖賜額曰
忠顯官其二子 庚戌京西安撫副使呂文煥以襄

陽叛降元

〔攷異〕元史本紀作丁未今從宋史

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為薪

緝關會為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

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己

樊城既破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

等以為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

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

〔攷異〕癸辛雜識載壬申十一月荆閩李庭芝奏襄圍不解客

主易位賈平章奏曰若辦此事非臣捐軀勇往終未能遂然縱使臣亦行後時矣恐無益於襄陽之存亡尚可使江南無虞而不至內地

之震駭也庭芝欲臣建督於荆之謀不過姑為是說督既建矣設有警動臣欲安坐於此得乎臣今為此行也則諸閩皆受節度若推至

來年春夏之交則調一大將統三萬兵船直擣穎亮又調一大將統三萬兵直擣山東則襄圍之賊皆河南北山東之人必將自顧其父

母妻子相率離叛如是則襄圍不解臣未之信倘陛下不容臣跬步離左右縱有奇謀秘計一無所施且當以擇相為急癸酉三月賈平

章又奏忽得李庭芝信連日乃知襄帥呂文煥為敵誘脅竟以城降臣一聞戰眩顛沛幾於無生不謂事不可期力無所措乃至此極容

臣自效以報國恩按似道請行邊諸疏徒為虛語實無意行宋史略之是也今從略未幾阿爾哈雅率總

帥索多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

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常躍馬
獨前與文煥語爲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
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爾哈雅不可乃身至
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
今五年宣力于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
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
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先納箠鑰次獻城池且
陳攻郢之策請己爲先鋒阿珠入襄陽阿爾哈雅遂
偕文煥入朝元主以文煥爲襄陽大都督事聞似道
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
出當不至此文煥兄文福知廬州文德子師夔知靜
江府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工部侍郎
高斯得疏論邊事帝善而不能行斯得旋出知建寧

府 三月庚申四川制置司言劉整故吏羅鑑自北
還上整書橐一帙內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
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
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亟詔淮東制置司往
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 辛未元劉整請教練水軍
五六萬及于興元金洋州汴梁等處造船二千艘從
之 癸酉元以前中書左丞相耶律鑄平章軍國重
事中書左丞張惠爲中書右丞是日元主如上都
壬午詔建機速房于中書時襄城旣失賈似道復上
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
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
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 太學生郭
昌子上守備六策一曰分游擊以屯南岸二曰重歸

峽以扼要衝三曰備鄂漢以固上流四曰調精兵以
護漢江五曰備下流以絕窺伺六曰飭隘口以備要
害

元立皇子燕王珍戩

舊作真
金今改

爲太子守中書令

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以輔之元主以
爲太子贊善敕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恂
言太子天下本付託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況兼
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亦當屢省又
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太子問恂
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本不
差雖摹千年板皆不差本旣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
者太子曰善 夏四月詔以范天順牛富死節襄樊
官其二子賜土田金帛 甲申以汪立信爲京湖制
置使兼知江陵 辛卯以趙潛爲沿江制置使兼建

康留守潛多獻寶玉于賈似道故有是命 元將相

大臣皆以南伐為請召姚樞許衡圖克坦舊作徒公

履等問計公履等曰乘破竹之勢席卷三吳此其時

矣元主然之以史天澤阿珠阿爾哈雅行荊州等路

樞密院事鎮襄陽哈坦舊作合丹今改劉整達春舊作塔董文

炳行淮西等路樞密院事守正陽天澤等陞辭詔諭

以襄陽之南多有堡砦可乘機進取仍以鈔五千錠

賜將士及賑新附軍民 五月壬子朔元定內外官

復舊制三歲一遷 戊辰元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

待報其餘一切疎放限以八月內自至大都如期而

至者皆赦之 庚辰詔諸人上書請以丞相賈似道

督兵者不允餘付機速房 六月前四川宣撫司參

議官張夢發上書陳危急三策曰鎖漢江口岸曰城

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置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荆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 左藏東庫蹇材望上書言邊事大可憂者七急當爲者五不報 己丑刑部尙書兼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請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潛乳息小子何足以當大闡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退之 癸卯京湖制置司汪立信奏臣奉命分闡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聞難怯戰僅從薄罰其姪天順守節不屈或可少贖其愆興奴隸庸材務復

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貲爲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請置之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羈管時國勢危甚太府寺丞陳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襄陽之陷其罪不專在于庸閩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敵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及追悔旣往尙愈于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尅責之辭少或謂陛下乏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禍之道也今代言乏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脂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顧此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

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卽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強力敏事捷疾快意卽今日叛君賣國之人也爲國者亦何便于若人哉迷國者進惱憂之欺以逢其君誤國者護恥敗之局而莫能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常思之今之所少不至于兵闖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築城創聞駭聽因諸闡有辭于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于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龐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柵折樊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爲帥闡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